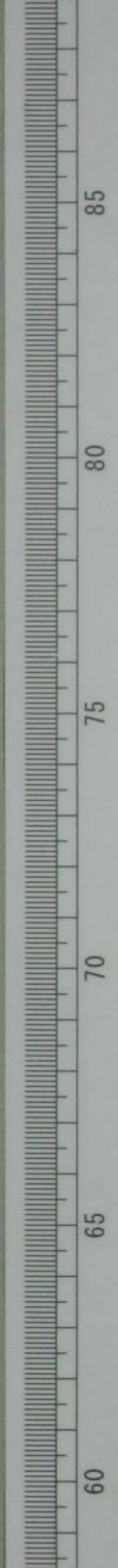




文選第十四冊 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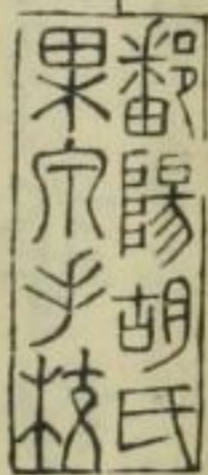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4



文庫 11
D 82
14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010190555157

48-11789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

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東得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百里奚於宛

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段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蹇叔於宋

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來邳豹公孫支於晉

左氏傳曰晉邳豹不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

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

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疆

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邛封鞅為列侯号商君

剛切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

郡南取漢中 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

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

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

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

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

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

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 包九夷制鄢郢 九夷屬楚

楚二縣也蓋秦 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 成臯縣名

令人據之也 遂散六國之從 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

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 使之西面事

秦功施到今 史記曰惠王卒韓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

華陽 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

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

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

國逐華陽 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春秋

君關外 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

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負猶 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踈

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

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隨之寶 新序因桑對晉平公曰

南玉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

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 乘織離之馬建翠鳳

之旗樹靈蟬 徒河 之鼓 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 此

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

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馱馱馱不實外廐周書曰正北馱馱為馱

廣雅曰馱馱屬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

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娛心意悅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切於元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

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傅珥也說文曰珥璣也徐廣曰齊之

東阿縣緇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他皆類此而

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開雅變化而能隨

俗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

也說文曰甕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鄭衛桑間韶虞武

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

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

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

觀而已矣高誘曰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

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齊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无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邛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

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

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

三淮南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憤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

胡馬遂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高之說秦始

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郡

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

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常為吳人輒當為御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

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齋之謂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齋盜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齋盜食者也說文曰齋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

有曲臺殿懸衡天下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

權衡以稱輕重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

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

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

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

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飛鳥下不

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闔城不休救兵不至死

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鄭玄禮記注曰流猶

行也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

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哀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六齊望於惠后孟

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无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遊者為之談說

今臣盡知畢議

易精極慮如涪曰改易情思以謀慮之

則無國而不可奸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于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

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

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

無忽察聽其至

善曰劉歆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執鳥至鳥累百不

如一鶚

孟康曰鶚大鵬也如涪曰鶚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夫全趙之時

應劭曰後

分爲三武力鼎士裒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盛玄黃服也臣墳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湛患

友也呂后殺之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

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議不

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設諸寘劍於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故願大王審書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臣瓚以為文帝

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褒儀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

褒和儀父者也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

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

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

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盛

晉書注以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

璋為諱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捕侯擊之興居

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

平等勸王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善曰今天子景帝

共反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

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清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

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則

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

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

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

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

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三其城陸擊則荆

王以失其地如清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

曰言國家不可願大王熟察之庶幾得之也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

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

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

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清曰白虹兵

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

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

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

曰白

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夫精誠變天地食者干歷也如涪曰太白天之將軍也

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

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

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

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

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別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

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

後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

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

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

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何則

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首何如

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

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脅於期遂自剄徐廣

曰提丁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

文三十九

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之
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
到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
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
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
日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云六城殆欲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
而怒食以馱馱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讒惡王更膳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
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文侯投以夜光
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

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臞引臞脚於宋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

人之臞也郭璞三蒼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

及牛酒頂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

公子魏齊使舍人答擊范雎折脇摺齒得此二人者

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

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雅曰徐

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

日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

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故百里奚乞食

於路穆公委之以政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

甯

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

甯戚扣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

此二人豈素官於朝借

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

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

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

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宋信子舟之計囚墨翟

文子曰子罕也舟音任善曰未詳

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

銷骨

國語冷州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骨謂積讒

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齊

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

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

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

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善曰史記曰舜弟象

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

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

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

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剗姪者觀其胎產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

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袿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冀芮畏偏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韋昭曰寺人掌內袿袿以呂卻之謀告公齊桓公用其仇

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

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王范蠡蝨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是以孫叔敖

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也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

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

於士善曰於士所求則桀之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

使刺由善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刀鞞謂田單曰跖之猗或吠堯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

音吠並同

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六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

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

張晏曰

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柢音帶善而為萬乘

哭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杜預左氏傳注

曰容形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

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

善曰伊尹管仲

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眄之跡矣

善曰小雅曰開達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

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不奪乎眾多之口

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眾口已見上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

發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

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周文獵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

日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
日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
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

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
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
使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
此

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

疏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
哉弃其疏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蔬字
臣聞盛飾入朝

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

磨石也論語撰考識曰
子罕言利利傷行也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

迴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紉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
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使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
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
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子孟說皆至大官

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

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岵

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

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

是胡越起於轂下

而堯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楸之變

張揖曰銜馬勤也楸駢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日泥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楸而後鞭策之威

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

為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

避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

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瓦墮中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南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

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
上不絕三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

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

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

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

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

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于士也位卑圖大殆

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

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

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口吾

已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

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

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善曰說苑曰晉

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卵其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變

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
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

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穷之極樂

善曰弊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

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顏師古曰走趣也走

音奏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

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

善曰莊子漢父曰人有畏影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數

處陰以休影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孫卿子以為消蜀梁欲

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

漢書音義或曰

滄寒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

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

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

善曰自從也

太山之雷留

力救切

穿石殫極之紆斷幹

晉灼

曰紆古綆字殫盡也極之綆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

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瞻也寸而度之至丈必

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也徑直也夫十圍之木

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善曰尸子曰千丈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據其未生先其

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龍磨也龍石力公切尚書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注砥磨石也

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

是復說

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

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

金城郡有榆中縣

南距羌苻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東

比君長十數苻都最大苻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

六國乘信陵之藉

善曰漢書音義曰无

思常摠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

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眾修戎狄之義

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羌苻此其與秦地相什而

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

今夫讒諛之臣為

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

李奇曰訾量也

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善曰

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蠅蚋而銳切齒猶當也

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

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善曰謂誅晁錯也錯為御

史大夫故曰三公

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韋昭曰隱匿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軍行數千

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涪曰山東吳王

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轉粟西鄉

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涪曰言漢京師

自給耳臣瓚曰海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

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游曲臺臨上路不如

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深壁高壘副以

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

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冀十不然漢知吳有

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

頭郎習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善曰吳饗軍

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

粟固守以徧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

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問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

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四國不得出兵

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菑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

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十

里言王必見 **張韓將北地** 如涪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
制於此地 善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
也 之北 **弓高宿左右** 服虔曰弓高侯韓頹 **兵不得下壁軍**
也 當也如涪曰宿軍左右
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
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

連淹繫州獄中上書
景素覽見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
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

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 **庶女告天**
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

振風襲於齊臺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
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
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下**

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
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

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
屈原作離騷悲其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

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
喪不須更醮故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
曰有不易之行

死而不顧者此也 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
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

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
顧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 遷

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 **伏願**
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

大王斬日停左右少加憐察 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焉

文三十九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

牖採桑以為樞此齊人所謂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

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

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

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

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何常不局影凝嚴

側身局禁者乎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竊慕大王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闈局

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

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

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

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闕關法雞鳴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

如食頃追至闕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官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

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大

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曹植豔歌曰長

者賜顏色秦山可動移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

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龜太

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讎也豫讓

曰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子路曰太

孟厭黑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曰弁欄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剖心摩踵以報所天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析肝孟子曰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楊惲書曰言迹墜昭憲身恨幽圉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圉圍當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尸子曰眾以虧形為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李陵武書曰每一念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至忽然亡生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邕月令

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司馬遷荅任非木石獨與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心而泣血也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燕丹子夏扶曰士无鄉曲之譽則未可以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俱啓丹冊並圖青史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

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

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諡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下官聞積毀銷金

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

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

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

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

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爲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

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

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司馬遷谷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至如下

官當何言哉僕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接輿之

賢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已見鄒陽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

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變

名姓隱身不見趙歧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若使

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

身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

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放

文三十一

勛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雜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

壁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王觀于洛河沈西泊臨洮

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秦之時丁壯丈夫切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

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

山陽原蓋義會賢僂智僂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而下官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楊雄覈靈賦曰文

在太原景飲醴黃莢為歷宋均曰炤景謂景星所炤也而下官

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園土獄罷民一物之微

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士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仰惟大王少

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

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

徒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畝有五丈夫

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

同穴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畝於梧丘

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

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

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

奏之殺壽列異傳曰鵠奔亭

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一首任昉集詔曰聊為七

歌卿雖詢於言辯於任彥昇

才可即制付使者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

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託情風

日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

文三十一

什希世罕工

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

雖漢在四世魏

稱三祖

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寧

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

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

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

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

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

也使物茂性與天道事絕稱言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豈其多幸親逢旦暮

左氏傳羊舌職曰

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

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也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

室

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孔

晚屬天飛比嚴徐而

待詔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答賓戲曰泥蟠天飛者

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

見乃拜樂安借為郎中又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氏

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取求不疵表於

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

詭集有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蚩鄙已彰

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牋曰蚩鄙臨啓慚

鄙益著閣纘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蚩鄙

恧切女六罔識所真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二首

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

蔚官至緞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

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

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

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矚肝見父去

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

忠貞公矚音真忍切肝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

道所昧忠違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

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丁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桓于新論曰而年世貧遷孤裔淪塞廣雅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

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曰雍

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感慨自

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

効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

於百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

語子曰周任有言曰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

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

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

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劉璠梁典曰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

去職居喪不知滋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

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

圖泣血待旦

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

鵬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

祈榮更爲自拔

論語曰子張學于祿 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已之

正虧教而廢禮豈敢聞白於視聽哉

所不忍言具陳茲啓

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

啓公羊傳曰謂之新官不忍言也

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

代耕非經通之制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禮記曰命士已

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立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膝下之權已同過隙

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謂魯哀公曰而遂亟之則是无窮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孫卿子孔子

君入廟而右登自阼仰視棟桷見几筵其器存其人士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

何且奠醑不親如在安寄

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醑以酒祭地也醑

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

晨暮寂寥聞

苦覓 若無主

埤蒼曰聞靜也喪服傳曰无主者其无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无兄弟到官之日喪祭

无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呂安答嵇康論曰易主无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

孟子曰沛然下雨 是知孝

治所被爰至無心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鄙野之人僻陋无心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

毛詩曰孝子不任

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文選卷第三十九

文三十九

三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一首

文選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彦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

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顧望避敵

逗撓奴教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至乃趙

母深識乞不為坐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

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

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是知敗

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

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

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

逆天之道者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

罪死家戮也

晉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

改稱魏王左氏傳曰比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

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

儼猶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尚

日檀道濟所向風靡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

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歷曰諸葛恪作東關魏

亂斫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

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

東大將軍司馬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

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

日有千金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故

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

陵弊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今陳介恃楚眾憑

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

鼓聲憤叱而卒眾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

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降

不顧命潘安仁汧馬督諫曰率厲有方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潘安仁汧馬督諫曰率厲有方猶有轉戰

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方之居

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

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

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守伯宗為戊己校尉恭以疏

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

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

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

示虜虜以為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恐救兵之不專

神明引去也

英雄記曰袁術嚴兵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為呂布作聲援

子斬樓蘭王安歸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首懸之北闕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那啓

土寔由鄂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注詔曰

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故使蝟謂音結蟻聚水草有

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魏志曰司馬文王依漢書曰賈詡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

依錢唐大帥神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獫狁獯粥居于

邊地逐水草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接

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

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威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劉播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鄆州刺史初

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

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

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

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

戎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

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

檄豫州曰傷夷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

折劔劔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魯疆疆吏來告公

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不有嚴刑誅賞安實

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

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漢書衛青曰臣幸得

四

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拍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

日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

蕭何為鄴侯功臣皆曰蕭何知之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

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

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

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

臣莫敢言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

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負檐裁施鍾

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楚列鼎而食廣

鼎遽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強於負擔君之

楚列鼎而食廣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

雅曰列陳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潤草塗原豈獲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且道恭云浙城守累旬景

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自巳

日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且道恭云浙城守累旬景

宗之存一朝棄甲

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儲其

腹棄甲而復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

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呂視人罔極昔漢光命

毛萇曰靦姑也鄭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將坐知千里

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

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魏武置法案

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故能出

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必以律錙銖無爽

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料敵制變萬里無差

趙充國頌曰料敵奉而行之實弘廟

制勝威謀靡仇筭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惟此庸固理

筭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也

五

絕言提

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自逆胡縱逸久

患諸夏

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

聖朝乃顧

將一車書

汧馬督誅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愍彼司坻致辱

非所

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

早朝未嘆載懷矜惻致茲

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

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

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

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

誑

胡卦切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

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毓字孤家無常子

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

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

是以義士節

夫聞之有立

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

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以爲美談封禪書曰末保鴻名而常爲稱首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

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

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

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

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

伯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
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
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
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之意整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
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
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
與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亡寅後第二弟整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整便留自使
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

兄弟未分財之前整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
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
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
衆整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整意貪得當伯
推綠草與逡整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整兄
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
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整復奪
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整處使進
責整整婢采音劉整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

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

臣謹案

新除中軍叅軍臣劉整問閭闔茸名教所絕

史記太史公曰李斯

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闔茸尊顯讒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

弟為羣在綺襦紈 惡積覺稔親舊側目左氏傳其引曰毛得必亡是昆

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 理絕通問而

誅漢書郵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理絕通問而

妾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口莠言自口毛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後漢書曰或問

弟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

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

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

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

犯不父之罪而舜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

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頽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 高鳳自

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

穢爭訟寡嫂

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

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敦文通

之偽迹顏延年詠伯名臣頌曰深心託毫素昔人睦親衣無

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

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

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

內厨五鼎外饋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

焉弘嘆曰寧逢 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昌占帷交質

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貫酒兩家常折券

棄責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

咸論語注曰十六斛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

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檐褕為

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文四十一
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
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
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
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
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

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
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若
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竄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
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
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竄隆異
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
奪倫尚書曰八音克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
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
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甲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
分流雅
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雕衰答賓戲曰衣冠之族日
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表子
左氏傳鄭莊公曰周
之子孫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斯庶毛詩曰瑣

無應仕毛萇曰兩婿相謂曰姪漢 販鬻祖曾以為賈音

道鄭立周禮注曰明日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

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自世樂卻之家前微未

遠左氏傳叔向曰樂卻胥原降在既壯而室竊貲莫非

卓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

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

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自宸歷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 陛下所以負宸

與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依南而立鄭玄

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

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

源雖人庸陋曾實參華曾祖雅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賈逵國語注曰風采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位登八命

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郟人為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

祖少卿

內侍帷幄父璿升采諸闈亦居清

顯

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顯盛陳郡謝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

府戎禁豫班通徹

侯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而託姻結好

唯利是求

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

為甚

孝經鉤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

到臺辯問嗣之列

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奮眉曹

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

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温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

漢書朱博曰王卿厚祿

音義曰明其等曰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

郡正閤主簿

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

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

娶妻及納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

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

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

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

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

漢

潘楊之睦有異於此

仲武誅

且買妾納媵因聘

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文四十

為資

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

施衿之費化充牀第

禮儀

曰女嫁母施衿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

過鄭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

曰第賁賁也鄙情贅行造次以之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

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糾慝繩違允茲

簡裁源即主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尚臣謹案南

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同人

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穆狀兒以彼

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

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左氏傳

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

薰蕕不同器而藏汙馬督誅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

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高門降

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阜臣輿又曰僕臣臺

衡雖自己作陸雲答兄書曰高茂祖辱親於事為甚說

懣輕易也茂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尚書大傳曰周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

愧於昔辰方媾之黨葦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臣等叅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法當如故事也

文四十一

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

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

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

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豈由愛顧

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說文曰諷誦也

若仲宣之擅

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

皆然矣

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表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

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

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

不暇

尚書曰樹之風聲

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家語曰孔子出乎四

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也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

發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

毛詩曰宣昭義問又

曰人之秉彛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漢書桓譚曰揚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

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老子曰天道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

然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

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

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鷓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鷓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脩

亦作之竟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

鄭巴使大夫種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

定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

金然而弟子籍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

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

市懸置千金以延不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

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脩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揚雄猶稱壯夫不為

之儔為皆有僞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

君侯志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

竊以為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若乃不

志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

銘功景鍾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

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

其勳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所

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瞶誦詠而已詩曰矇瞶奏工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季緒璅璅何足以去曹植書曰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欽歲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奏牋不足

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

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

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

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

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滄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

內置黃門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

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

意賈既已不能

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

而此

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

激悲吟雜以怨慕

既及也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

古詩曰胡馬依北風

淒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

衽衣衿也

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

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妯娌名倡

魏志文帝

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夔音同也其史妯娌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妯娌細切

說文曰婿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

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未之聞也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竊惟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

聖體兼愛好奇

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令餘懽莫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

聽斯調

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

宴喜之樂蓋亦無量

詩曰吉甫宴喜

欽死罪

死罪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

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

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

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品氏春秋

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女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

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
青萍砥礪於鋒鐔庖丁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
冶子于將為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于將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于將二曰莫邪
曰西問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
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
聞于將莫邪拂鐘不鐸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
兩錢之錐今于持檝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于東說
諸侯王見一國之主于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荷也又
曰于將莫邪三稱鄒忌三知之影九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
下將莫邪邪者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音義既遠清辭
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妙句焱絕煥炳說文曰焱火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
龍驥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
騶裏古之駿馬也夫聽白
流星言疾也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

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玉諷賦曰臣

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
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
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論語
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誦謂謳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昔侍左右厠坐眾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

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

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

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

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

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漢書田延年曰群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

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

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

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

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

焉

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

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魏文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

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優游典

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

班固荅賓戲曰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項代曰場圃講藝之

發言抗論窮理盡微

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摛藻下筆鸞鳥龍

之文奮矣

鸞鳥龍麟羽之有五彩設以喻焉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休雖年

之文奮矣

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休

雖年

齊蕭王才實百之

魏文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

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

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

以同聲

周易曰同聲相應

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

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

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

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

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

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時邁齒載

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耋老杜

預曰七十曰耄也

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

尚書曰悽悽謹敬也

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

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

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

耀靈匿景繼

以華燈

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焉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

雖虞卿適

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史記曰虞卿者遊說

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

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

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孔安國尚書傳曰沈謂醉冥也頓猶弊也即以五

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易也深淺猶善惡也

地形察土宜

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西帶常山連岡平

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

所忌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縣名何曰栢人上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漢書恒山郡元氏縣

有泚水首受中丘音脂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

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

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

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

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都人士女

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

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

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而所質闇弱無以莅之

毛萇詩傳曰蒞臨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尚書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使

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

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情性至於奉

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

傑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

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慄危懼兒往者

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

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

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
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
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
於繩墨曾臆約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
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彼豈虛
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
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
古今一揆先後不負爾雅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
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為其辭魏帝高貴卿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寶
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喪德賞功有自來矣

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喪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

媵田證切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

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

之渙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

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

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自

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跡

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況自先相

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

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前者明公西

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

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

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

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焚東馳封禪文曰昆蟲闔澤回

首面內嚮喁喁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頹更陷潰斬三越王隱晉書

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

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

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

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懼懼也郭璞曰

康寧苛慝不作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宇內

平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

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曄後漢書曰東夷

自少康以後世服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

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

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元

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譽

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

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

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休惕焉文事勝矣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漢書曰江水祀蜀塞

特牲亦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

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

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棘東馳今以靡為弭誤

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今大魏之

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

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

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山之下

至公至平誰與為鄰

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

其道幽遠而無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

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潢汗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駕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

駑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 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

壤與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 歧路西東

或以歎喑鳥合切淮南子曰揚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周見於孟嘗孟嘗君為之鳴

與鳴同况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

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浩邈若墜雨翩似秋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

帶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淮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為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干月命

如秋葉帶眺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屬天地休明山

川受納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褒采

一介抽揚小善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表賦曰庶小善之有益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

王好宮室苑圃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

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

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契闊戎旃從

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

容讌語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

有與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

處長裾日曳後乘載脂與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書

日文學託乘於後車言邁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

日載脂載牽還車言邁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歌行曰

長者賜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於湯谷

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不悟

滄溟未運波臣自蕩莊子曰鯢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海

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渤

日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渤

解方春旅翻先謝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翻皆自

清切藩房寂寥舊草藩房王府舊草眺舍也劉楨贈徐

左氏傳曰華門圭竇
輕舟反溯弔影獨留
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

之人皆陵其上
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天穆

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滅
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

遠山川間之將于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

浮顧龍門而不見王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謂女商曰子

逸曰龍門楚東門也
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

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

不亦去人滋深乎
者思人滋深乎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
莫王入

俟於江渚也杜預左氏
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
史記

傳注曰餘艘舟名也
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

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

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
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
外傳

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賈子曰楚昭

王亡其跣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

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弃者韓子曰文

公至河命席襜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襜所卧也而君弃

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
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

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
攬涕告

辭悲來橫集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始又曰涕橫

橫
不任犬馬之誠
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
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

策
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
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

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
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含生之倫庇身有地
曹植對酒

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

年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咳苦改唾為恩眄睽成飾論

擊苦結之百形乎善譎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

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

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

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

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

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蟻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

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

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

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

神功無紀作物何稱

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

初建俊賢翹首

阮籍奏記曰羣英

惟此魚目唐突璵璠

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

千載一逢再造難荅

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朕况千載而

顧已循涯寔是知塵忝

左氏傳齊侯曰小

雖則殞越且知非報

白恐墮越于下毛

之恩同於上帝

故云再造也

魚目似珠璵璠魯玉也

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

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

左氏傳曰季子平子卒陽

陳羣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也

顧已循涯寔是知塵忝

故云再造也

左氏傳齊侯曰小

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不勝荷戴屏營之情
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諸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謹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

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也蘊與韞同奉被

還命未蒙虛受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搢紳顛顛深所未達
司馬相

善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顛顛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

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

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莊子曰舜以天

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懼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
尸子曰昔者武王崩

官履乘石假為天子七年周禮曰王行先增玉璜而太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公不以為讓
尚書中候曰王即田雞水畔至滄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尚立變名荅曰望鈞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
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鈐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
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
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

伯曰藥武子之德在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經綸草昧嘆深微管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加

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

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

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與眾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

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班師振

旅大造王室

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

西造于 雖累繭救宋重胙存楚

說文曰蠶黑皴也古與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

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

重繭累胙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胙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

大破之以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

不賞鍾不可負以推毀之鍾慨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

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皇天

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是以玉馬駿

犇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闕

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曰比考識曰殷感女妲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已有美色也王馬喻賢臣奔去

也論語陰嬖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閔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

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

掩涕激義士之心

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胄建牙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權

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三國名臣曰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涕泣處晉中興以譜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涕泣處晉中興

書劉楨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故能使海若登祗

罄圖效祉

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今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

從

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比伐山戎過孤

弔民一匡靖亂

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左氏傳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各教

鍾離

道風素論坐鎮

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雅俗

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

不習孫吳

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

武而不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

史記周公曰後嗣王

殺者夫

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

龜玉不毀誰之功歟

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

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

謝承後漢書

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

周易曰

不任控款悉心重謁

論語注曰愷愷誠也

伏願時

君神之望也

膺典冊式副民望

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

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

文曰

文曰

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

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群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驗曰萬

人聞鷄鳴皆翹首皆翹首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

也如今卒持箒也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爭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

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籍無鄒卜之德

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

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

以翼戴其世主者甚眾也負薪疲病足力不强孟子曰孟子有疾王

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補吏之召非所克堪

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四十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閣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榮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

問休暢幸甚幸甚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桓

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

荅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參不敏能不愧然自

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

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韞古豆切毳川芮切

幘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說文曰講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講注曰講

形如射講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便也毛毳幘舉目言笑誰

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

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菴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云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

文作葭毛詩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

國語注曰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

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身

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子歸受榮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弃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

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

心以自明切勿王逸注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離騷曰

已矣絕望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

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音令人悲增怛耳爾雅

憂也方言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

帝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

也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

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

前年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進臣輒引師而裏萬里

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

其稱甚美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

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然猶斬將搴屨

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搴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曰搴

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使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

不如王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湣于髡曰臣意

子成父

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匈奴既敗舉國

興師劉兆穀梁注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

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漢書

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拍虜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空切

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

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

言空首奮擊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

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

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

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

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

者莫其駮醜虜讎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誠以

死功歲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尉笞之五十乃亡入匈奴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

蘭于山漢軍敗弓矢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况當陵者豈易為

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纒也

事之人也

事之人也

事之人也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

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切不死三敗之辱卒

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

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比會諸侯於黃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

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

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

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

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

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

于為兵以備漢於是陵此陵所以仰天椎直追心而泣

乎昔蕭樊囚執繫韓彭蒯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

願令民得入田收葦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

樊噲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

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請長安又曰陳孫友

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

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

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

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

韓信說文曰鼉錯受戮周魏見辜鼉錯已見西征賦漢

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

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

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

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

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

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

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

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

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

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

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

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

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

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

刀割頸為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切巨依死朔北之野漢書

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

使送武會匈奴維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

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維王等死虞

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

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

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

日復息乃徙武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也漢書曰武留匈

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以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

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

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年武至京師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

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

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

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

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

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

於死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

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

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下勿復望

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

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

謂任立政大將軍勉事聖君足下肩子無恙漢書曰武

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老

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

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涪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教以

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

意氣勤勤懇懇

款之兒也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此也

聞長者之遺風矣

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

僕雖罷駑亦嘗側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言舉動必為人

欲益反損是以

獨鬱悒而與誰語

鬱悒不通也楚辭諺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

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若流水子期曰善哉

蓋鍾子期死伯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以爲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

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容吾其報智氏矣

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隋隋侯珠也和氏璧也終不

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書宜應答但有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

書故不獲答

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

之事若煩務也如涪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

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相見

文四十一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得竭至意今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

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謂任安恨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

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立名者行之極

也凡人能立志者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憐者

惟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

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

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

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官者雍渠參

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於是恥之去衛過曹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

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謂趙良

曰我化秦孰與五刑大夫賢趙良曰五刑大夫荆之郤

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

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

趙高誦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同

子參乘素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莫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

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闡茸之中闡茸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闡瘳劣也呂忱字林曰闡茸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

風俗通曰生子不肖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藹

藹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曰藹

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曰夫人皆

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慙懃之餘懽然

僕觀其為人自守竒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

徇從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

風推一國之中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以竒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今舉事

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舉猶

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違合會之孽謂生其罪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

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音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

之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眾挑茶

故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言半當虜救死扶

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旃裘之君長咸震

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一國共攻而圍之轉

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沫

音類善曰類古沐字言流血在面如盟類也說文曰類
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
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眾奮
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
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十萬被堅執
銳乎類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
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
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
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
將得士死力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曰陵
上甚悅之
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割悼誠欲
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兒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
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能得人死力雖古

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
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解眦柴懈之辭言欲廣主
塞群臣眦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
陵遊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
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遊說
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
拳拳之忠
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因
為誣上卒從吏議言眾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

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深幽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

而僕又侁之如淳曰侁次也若人相次也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

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

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蛄也蟻蚍蛄也皆

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特以為

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太上不辱

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也其次不辱辭

令辭謂言辭其次誣體受辱誣體謂其次易服受辱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

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也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刑也最下腐刑極矣

蘇林曰

宮刑腐

刑也

臭故曰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

腐刑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朝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也

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

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日杜乃獲斂乃寘言威

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也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

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當此之

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

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

且西伯伯也拘於姜里

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

史記曰李斯相也從荀卿

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

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割斬左右趾

故言且具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

出人有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

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

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彭越張

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帝立彭越為梁王囚之

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

食禮甚卑有子婿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
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
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
乃壁人柏人娶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
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
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
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寶無反謀檻車絳侯誅諸
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
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

魏其大將也衣赭衣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
曰桎兩手同械曰桎在足曰桎韋昭曰

季布為朱家鉗桎兩手合也桎音告季布音拱桎之栗切

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
奴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
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
乃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

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
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
言之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

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
得徒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
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廼
肯幸臨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帳具將軍旦日蚤臨之
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酒掃帳具自旦候同至
日中蚡不來夫不懌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
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
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
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効兒女曹咕聒耳語蚡謂夫曰今眾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充胃何
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
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
為保宮今守宮也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

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

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

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

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

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

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怯夫慕義何

處不勉焉言性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僕雖怯懦欲苟

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

縲紲墨索也紲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

也所以拘罪人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

楊海岱淮齊之間罵奴曰獲齊之比鄙燕之比郊凡人

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

而名不稱子疾沒世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

稱焉廣雅曰倜儻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

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讎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

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
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酉蒼
頡篇曰演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
引之也
魯史而**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
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
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
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踈之平病聽之不
聰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孫子臆
騷經
脚兵法脩列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
涓恐其賢於己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
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
將臏臏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
為師居輜重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
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
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以相
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
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
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
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
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
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
毐實非官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
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
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
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
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
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說
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
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

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詩三百篇大
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于偽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
璞曰音怡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謂文
章也自見已情論語子曰唯女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與小人為難
則不孫養也近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
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
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
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
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己同志者則僕償前辱
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
流而訕上者也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汗烏外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
所往莊子魯哀公問仲丘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去
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

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沈
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聖人狂與惑者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心刺聖人之戒也力割聖人之戒也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高曰曼
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主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采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

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其才能稱
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
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
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
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
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稱舉
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兒

也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致也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

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爾雅曰愬慙甚厚然竊恨

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

文孔安國曰文飾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

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

侯摠領從官

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也與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

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

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懷祿貪勢

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

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涓漢書注曰

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邯曰趙豈得全其首領復奉

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伏惟聖主之

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道曰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

耕桑國語曰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不意

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

過三年臣見放逐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

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

臘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為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

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

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其

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蕘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燕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項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

奔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按田彼南山燕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項豆落而為蕘雖

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

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

者十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汗烏即切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

人眾毀所歸言處下流為眾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

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

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

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

皆師稟然皆有節旣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

西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

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

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

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豈茲暇日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公謂曹操言二歲也

十融過於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尔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

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求年

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

之公羊傳曰邪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

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系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論語子曰益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橋之公誠能馳一介之

使加咫尺之書

左氏傳晉行人子負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

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

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

以招絕足也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

賈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

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

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

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

其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

術實湏得賢珠玉無脛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

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

足而不至者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雖小才而逢大遇

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

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甲身厚幣以禮賢

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

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

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

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

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

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則士

燕虐其民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則士

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

夫北首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去者欲益宗篤斯

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

人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備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

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

辟召州中丞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
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
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
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
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
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
怨聞遂大怒舉兵
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
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氏傳曰鄭武公
生莊公及共叔段
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葬公即
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已
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
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
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鄆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
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功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
劉竦俱著名字佐命已見李陵書臨民親職愛惜倉

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賓
客者此亦權時救急

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

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
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
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左

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
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
而與否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
乃剗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
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
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鋪臣父臣之難中山君曰
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

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勝母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

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

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

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

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鳴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

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

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况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

讓屢有降挹之言蒼頡篇曰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

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

朝廷則為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

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

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口以區區

之宋猶有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

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

量也

量也

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

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

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為羣后惡

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永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

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私讎

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

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

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

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去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

連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詰闕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說事頗過其實

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

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懼故自竭老

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

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

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代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

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

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

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

者曰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

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

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尚書舜典曰咎繇

曰不義而強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

其弊必速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春蠶爾蠻詩書歎載言其

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

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來

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洪書曰

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

天兵神指師徒无暴樵牧不臨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

祖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我之所以克彼

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左氏傳闞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

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昔鬼方鼯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

下科也三科之中此

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

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

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

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

午師渡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

焉有星流景集麟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

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

彼張魯也下愚

指鬼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

不可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斃力而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

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

入陣之變猶无益也

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

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

論語曰微子去

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

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

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

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

季梁猶在強楚挫謀

傳曰楚王侵隋隋使少師董成闕伯比言於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以武臨之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

季梁隋賢目也

暨至眾賢奔紂

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

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

械堅不可入

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

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

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

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

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冠矣雖

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

石門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

騁奔牛之權

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

浮沮陣

入曰雁行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

千餘牛

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東兵刃於角灌脂東

葦於尾

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

牛尾熱

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

視之皆

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

鼓噪從

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石門

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

騁奔牛

之權

浮沮陣

千餘牛

葦於尾

牛尾熱

視之皆

龍文

鼓噪從

之老弱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

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

迎襄王焉肯士崩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

言梁士何自亡也魚爛而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

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

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

未之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浩然曰昔王

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浩然曰昔王

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浩然曰昔王

學藻績之綵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

然之志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也墨子曰二子復於子

仁猶歧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故頗奮文辭異於

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故頗奮文辭異於

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靖人學原別傳曰原遊

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是何言歟夫

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是何言歟夫

綠驥垂耳於林垆野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爾

戢翼於汙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鴻

雁高飛不集汙池藝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

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及整

蘭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揮勁翻陵

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

哉爾雅曰晨風鷓也毛詩曰隰有六恐猶未信丘言必

大噱也洪白
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无丘言二字漢書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噱說文曰噱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